



“活得像人”

□徐炜祚

路遇一朋友，我祝贺他高升，他却并无喜色，凄然道：“没啥可祝贺的，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，还不如你潇洒自在呢！”

我开始还以为他站着说话不嫌腰疼，在挖苦我呢，但从攀谈中我明显感觉到，这个颇有文艺细胞的才子，如今浸沉在文山会海、迎来送往、烟熏酒炙、明争暗斗中，早已失去了琴棋书画诗酒花的雅兴，所以心有不甘。

朋友的话，使我联想到一副流传颇广的对联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不可不要；琴棋书画诗酒花，非要不可；横批：活得像人。”

这副对联很好地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。二者的分寸拿捏好了，就能活得潇洒幸福；若失于偏颇或走向极端，就会让人

沦为物质、金钱的奴隶，或成为清高孤傲、不融于世的“孤家寡人”。

琴棋书画诗酒花，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，最能彰显一个人的才情雅趣。堪称才子者，或因诗文传天下，或以书画名一时，或凭豪饮成酒仙，或借琴声觅知音……

从《诗经》中的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”，到伯牙摔琴谢知音，再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，我们看到了琴的魅力；从曹操的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，到杜甫的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再到王翰的“醉卧沙场君莫笑”，我们品出了酒的威力；从张僧繇的画龙点睛，到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再到张大千的山水画，我们读懂了书画的神韵……

不过，能达到此等境界者毕竟不多，我等舞文弄墨的小文人，只能附庸风雅，在为生存而奔波的同时，于琴棋书画诗酒花等方面略知一二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能在自娱的同时娱乐别人，使生活多一些滋味和亮色。

古人云：书画是雅事，一贪痴便成商贾；山林是胜地，一营恋便成市朝。我们不必像刘伶那样常常醉得没个正形，像唐伯虎那样故作清高，也没必要像有些人慨叹的那样：“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它。而今般般皆交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我们应该学习陶渊明、苏东坡，他们把“琴棋书画诗酒花”与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结合得多好呀！“俗”起来，他们能开荒种地、下厨做饭；“雅”起来，他们能弹琴喝酒、

吟诗作画。这样的活法，才真正“活得像人”啊！

老百姓过日子，在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七件“俗事”与“琴棋书画诗酒花”七件“雅事”之间，无疑应该首选满足物质需求，饿着肚子当然无法弈棋操琴、吟诗作画、品酒赏花。可在温饱不成问题的今天，有些人的精神家园荒芜了，总觉得人生没意思，牢骚满腹，或愤世嫉俗，或郁郁寡欢。这种人应当向明朝的王德章学习，他说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七般多在别人家。寄语老妻休聒噪，后园踏雪看梅花。”看人家，穷得揭不开锅了，照样雅兴不减。

让我们在俗务中培养一点雅趣，在雅事中不忘操持俗务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把小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、多姿多彩。

笔走偏锋>>>



在俗务中培养一点雅趣，在雅事中不忘操持俗务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把小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、多姿多彩。

若有所思>>>



被网络捆绑得太紧的现代人，要他主动退出江湖，似乎不大可能；假如真的没了网络这个江湖，或许真有人无所适从。

网络上没有江，也没有湖，但网络却是不折不扣的“江湖”。这点，凡在网络上“泡”过的人，都会有同感。

江湖，似乎只存在于古代。现代人对江湖的认知，多来自武侠小说和影视剧。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等大师，便是很多人武侠梦的缔造者。当然，古时候也有武侠“作家”，影响却似乎不及金庸等。武侠小说影视化后，江湖的形象在人们眼中更加清晰：大漠黄沙、竹林清溪、名山大川、雪域高原……都是武林高手们随心所欲来去如飞之境；国恨家仇、儿女情长、盖世神功、正邪交锋……这些江湖必备元素，也样样不可或缺。

经典江湖引人入胜，看得多了，自然心生羡慕，期待能够梦回江湖。穿越古代不可能，落寞的现代人，就在网络上，铺陈张扬着自己的江湖梦。江湖上有点名头的人物，个个都有名号；网络上混的，也有自己的网名。网名要多奇特有多

奇特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人家不敢叫的。

不过，没有几招“真功夫”，仅凭奇谲诡异的名号，想在网络江湖中叱咤风云，还真不是个事。降龙十八掌、凌波微步之类的绝世武功，在网络这个摩登江湖里，已显得老土。网络中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才是真大侠。网络江湖里讨生活，靠的是思想、观点、文采、语言和表达。只要不触犯法律以及道德、政治底线，表达绝对自由。那些对社会事件反应灵敏，并能发出真知灼见的人，往往会引来众多拥趸。名人的博客或微博，关注的人多，正与他们表达出来的思想有关。博主、论坛坛主，与他们的“粉丝”组合起来，还真有点武林“帮派”的味道。

“帮”有帮规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。网络江湖，当然也少不了规则。诸多原本可能素未谋面的人，戴着网名这个“面具”穿梭网络，有动辄“久闻大名如雷贯耳”相敬如宾的，

有“井水不犯河水”视而不见的，有“你好我好他也好”相互捧场的，更有言辞不和恶语相加的。

发生摩擦抵牾时，江湖人物深藏不露的恶毒功夫——“骂功”，大多要派上用场。网络江湖中走走看看，经常会碰上几场“对骂”的好戏，名人也罢，凡人也行，都已经并且将继续发生。“口水战”这种事，如同江湖帮派之间的混战，各色人物都会粉墨登场，诸多观点杂乱纷呈，热闹非凡。争吵混战中，免不了有人动粗口，名人也莫能例外。当闹到违反网络江湖规则时，遭遇的就只能是“封杀”。

网络，这个让无数人驰骋其间的江湖，触角遍及天涯，场地无限大，是非恩怨自然也无限量。网络之所以精彩，大概也因诸多“口水战”的功劳吧。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，李慕白道：“江湖里卧虎藏龙，人心何尝不是？刀剑里藏凶，人情里何尝不是？”这或许是对江湖最富有哲理的表达。江湖就是人心。在

网络江湖的无数终端，端坐电脑前，操纵键盘鼠标的，也正是一众人心。网络江湖的种种乱象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细细思量，现代人用冰冷的防盗门对待邻居，用冷酷的面庞对待路人，用视而不见对待身边跌倒的老人，却在虚拟的网络江湖里，对着那些可能身处天涯海角，可能素不相识的人，或敞开心扉，或嬉笑怒骂……且乐此不疲！这种网络江湖式的生存，难道不是现代人的悖论？

前几日，几个朋友在一块闲聊。有朋友提出疑问：假如没了网络，会不会有人自杀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传统江湖故事里，想退出江湖的人，多半会被仇家追杀而不得善终。被网络捆绑得太紧的现代人，要他主动退出江湖，似乎不大可能；假如真的没了网络这个江湖，不需要“仇家追杀”，或许真有人因无所适从而“自杀”吧。

网络江湖

□马继远

夕花朝拾>>>



也许是动动了恻隐之心，把我和哥叫到屋里，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他，竟然破天荒地给我们哥俩儿讲起了《寇准背靴》的故事。

农历二月二，正逢我们宜阳鱼泉村的古庙会，按惯例要连唱三天大戏。

说起二月二古庙会唱戏，我常常想起童年看戏的情景。

那年月，大队（现在叫村委会）有能力请来一些知名剧团，再加上人们娱乐活动少，偌大的白鹿泉剧院场场观众爆满。农村看戏站着的人多，特别是舞台两边常常出现拥挤，大队还专门派人维持秩序。

那时我也爱泡在戏院里，其实不只是为听戏，更多的是为看热闹。我喜欢围在卖皮老虎、猴上树的小贩身旁，或立在卖落花生、酥糕的摊子前。我对剧团的道具也颇感兴趣，尤其是演员们使用的宝剑，真想拿在手中，从镶珠错金的鞘中抽出剑

身，潇洒地挥舞一番。就连演员们的化妆，整个过程我都熟记在心。

有一年二月会是洛阳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琪来表演《寇准背靴》。村里都传遍了：马琪不仅唱得粘弦入耳，而且身怀绝技——帽翅摇得随心所欲，朝靴踢得出神入化。乡亲们都想看看马琪的风采，因此十里八村慕名而来的群众很多。大队可能是想解决人满之患，决定卖票。虽然两毛钱一张票，但手头拮据的大人是不会给孩子花这钱的。

即便没钱买票，我也十分坦然。因住在戏院附近，我知道进场的突破点在东边厕所，何况平时爬树翻墙是男孩子的拿手戏。可是那天中午我刚骑到墙头上，就看见剧

团里的一小伙提着花枪，正驱赶着一群才跳过去的孩子，逼着他们原路返回。

一招失灵，我没有灰心，硬来不行还有智取嘛。我立在戏院门口，机灵地物色目标——没带孩子的大人，悄悄跟在其身后，用手轻轻地拽着他的衣襟，希望蒙混过关。由于我伪装得像模像样，以前看海连池的《卷席筒》、胡希华的《屠夫状元》，我从未失手过，但那天也不知是点儿背，还是把门人的眼尖，反正把我给拉了出来。不过我还没死心，鼓起勇气卷土重来，可是次次都没如愿，我可能是被看门人“号”住了。

被拒之门外，使我笼罩在失落的阴影里。在开戏的锣鼓声中，我

无奈地回到家，令我欣慰的是哥和爹都在院内晒暖呢。

“下朝来，一边走一边长叹，忘不了朝阁事，我愁锁眉间……”喇叭里传出马琪浑厚悠扬的唱腔，字字句句砸在我心间。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，把我和哥叫到屋里，一向沉默寡言、连小学都没毕业的他，竟然破天荒地给我们哥俩儿讲起了《寇准背靴》的故事，渐渐地我便沉浸在杨六郎曲折的经历中，并为任堂惠的肝胆仗义所感动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但童年看戏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晰，它给我心里留下了厚厚的积淀：既有戏曲魅力的熏陶，又有生活的快乐和辛酸。

二月会看大戏

□许向阳